

高阳作品

肆

长篇历史小说

# 丁香花

高阳◎著

华夏出版社



丁香花

高阳◎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丁香花/高阳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80-3399-X

I. 丁…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459 号

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丁香花

---

作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3331

印 刷: 北京海淀宇海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 关于高阳

高阳以中国历史小说闻名于华人社会,这样的成就与高阳的家世有莫大的渊源。

高阳(1922—1992),本名许儒鸿,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身于浙江杭州横桥的世家大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祖先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家门便悬挂由嘉庆皇帝所赐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巨匾。高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职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非但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有细致的、形象鲜明的人物刻画,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的人文地理风俗……让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对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立场。

高阳因为深受家世和自身经历的影响,特别对于清代的治世有着独特的看法,所以他的著作中描叙清代历史的作品最多。他认为清代并非中国近百年屈辱的根源,反而对中国的社会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对读者来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不单深具娱乐性,更蕴含高度的文学价值,可说是“雅俗共赏”,难怪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反映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

高阳著作甚丰,一生都奉献给了历史小说。

## 高阳大事年表：

- 1922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横桥的世家大族；
- 1930 父亲许宝朴病逝；
- 1946 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录为文职人员；
- 1948 随校迁至台湾高雄冈山，职衔为空军少尉，在空军军官学校《笕桥报》发表文章
- 1953 长篇小说《猛虎与蔷薇》、《霏霏》面世；
- 1957 奉调为国民党空军司令升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的秘书；
- 1959 以上尉衔退役，加入报界；
- 1962 以笔名高阳在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其首部历史小说《李娃》，广受好评；
- 1971 与郝天侠结婚；
- 1974 诞下一女，取名议今；
- 1981 与郝天侠协议离婚；
- 1983 结识吴菊芬，其后两人共同生活达九年，直至高阳谢世；
- 1986 自《中华日报》退休；
- 1987 应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之邀，演讲《〈红楼梦〉及作者的背景》；同年亦受日本梅园会邀请，演讲《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
- 1989 一月，因肺病急送荣民总医院，至3月底出院；同年三月一日，《水龙吟》获选为《中国时报》开卷一周好书金榜；八月五日，开始在《联合报》连载其最后一部作品《苏州格格》；1992 五月十二日因肺炎等重症送入荣民总医院抢救，六月六月下午3时45分在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 高阳作品表：

### 一、宫廷系列：

有《慈禧全传》六卷：1.《慈禧前传》，2.《玉座珠帘》，3.《清宫外史》  
4.《母子君臣》，5.《胭脂井》，6.《瀛台落日》；《乾隆韵事》；《翁同和  
传》；《李鸿章传》；《汉宫春晓》；《王昭君》；《金缕鞋》。

### 二、官场系列：

有《清官册》、《大将曹彬》、《百花洲》、《铁面御史》、《杨门忠烈传》、  
《同光大老》、《水龙吟》、《八大胡同》、《金色昙花》。

### 三、商贾系列：

有《胡雪岩全传》三卷：1.《胡雪岩》，2.《红顶商人》，3.《灯火楼台》；  
《胡雪岩外传》二卷；1.《清帮》，2.《血红顶》。

### 四、“红曹”系列，即《红楼梦》与曹雪芹系列：

- 1.《红楼梦断》四卷：《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
- 2.《曹雪芹别传》二卷；
- 3.《三春争及初春景》三卷；
- 4.《大野龙蛇》三卷。

### 五、名士、侠士系列：

有《风尘三侠》、《少年游》、《缙紫》、《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  
《凤尾香罗》。

### 六、青楼系列：

有《李娃》、《状元娘子》、《小凤仙》等。

### 七、学术代表作：

《高阳说曹雪芹》、《高阳说红楼梦》、《高阳说诗》（获1984年台湾中  
山文艺奖的文艺论著奖）

八、其中的《胡雪岩》、《慈禧全传》、《铁面御史》、《李娃》等已经改编为影  
视剧、广播小说、长篇弹词。

一到铁瓶巷，提起“女先生”，没有一家不知道；“喏，”一个十二三岁，梳一条极长极精致的辫子的小姑娘，回身一指，“锡箔店斜对过，裁缝店旁边有条夹弄，‘碰鼻头转弯’，进石库墙门，喊一声‘女先生’！自然就有人来迎接。”

“谢谢耐！”问路的男子将购自孙春阳，吃剩下的一包松子糖，塞在那小姑娘手中；沾上了糖汁的手指，在簇新的一件缎面皮袍上抹了几下，掉头就走；一个挟着拜匣，看上去像是书僮的少年，紧跟在他身后。

梳长辫子的小姑娘，睁圆一双大眼，望着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发愣。这个人好怪！她困惑地在想，行为怪，说话也怪；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州话，但看他瘦小，声音却洪亮异常，苏州男人，哪怕是挑脚抬轿的，除非吵架，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

找到裁缝店，从夹弄走到底，向左一折，果然有道石库门，进门穿过天井，是个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贴着一张泛黄了的梅红笺纸，纤秀的笔迹上，写碗口大的四个字：“止步扬声”。

“阿明，你喊一声看。”

那阿明跟他的主人一样，音吐响亮：“投帖——”

等了一会要再喊第二声时，屏风后面有了响动，一声咳嗽，踏出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一看便知是“老苍头”。

“贵客尊姓？”

“我姓龚，从杭州来的。特为来拜访你家少奶奶，有个拜匣，请你先递了进去。阿明，你把拜匣交给管家。”

拜匣很重，老苍头几乎失手，不过这种情形，亦非第一次，料知拜匣中必有来聘请“女先生”的赞敬。

“女先生”是苏州府属的常熟人，娘家姓归，名叫懋仪，字佩珊；十四岁时，名在袁子才随园女弟子之列，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但年齿虽稚，诗名却是后来居上，二十年来，一直为江浙世家延聘为深闺塾师，所以邻里都称之为“女先生”。

“少奶奶，”老苍头在二厅天井中喊道，“杭州来的，姓龚的客人来拜。有个蛮重的拜匣在这里。”

“杭州来的、姓龚？”归佩珊想了一下，顿时很兴奋地，“是龚大少爷！”她高声吩咐：“快请。”

“小娥，你来把拜匣捧进去。”

归佩珊的贴身侍女小娥，将沉甸甸的拜匣捧了进去；打开一看，里面是十两重一个的元宝四个；下面压着一张“龚自珍”三字的名帖；果然就是名满天下的龚定庵。

“来了，来了！”小娥掀开门帘，归佩珊随手合上拜匣，迎了出去。

主客同时抬头，都回忆并印证着九年前初见的印象，那时归佩珊是三十七岁，神清骨秀，而且腹有诗书，别具一种高华丰姿，虽是个秀才娘子，看上去倒像一品命妇。如今美人迟暮，又居孀了，自不免憔悴。

在归佩珊眼中，龚自珍——与九年以前比较，风采如昔，但似乎沉静了些，只是那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神情，是永远改不掉的，如果改掉了，也就不是龚定庵了。她这样在想。

“大姑，”龚定庵兜头一揖，“一别九年了。”

“璵人公子，”归佩珊这样称他，璵人是他的另一个别号，“前几天我还在想，你的服制应该满了，或许会出来走走。果不其然。请里面坐。”

“是上个月满的。”

原来龚定庵前年七月丧母，父母之丧三年，而规定只须服丧二十一个月，上个月是十月，服制就满了。



进入厅堂，主宾重新见了礼，彼此问讯了家人，然后归佩珊指着那四十两银子说：“多承厚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好厚颜说声‘多谢’了。”

“聊且将意而已。”龚定庵问道，“两年兴致如何？”

“嫠妇心情，可想而知。”归佩珊不愿谈她的近况，转话题抛回到龚定庵身上，“家居两年，想多佳作？”

“居忧无诗。”

“读礼多暇，怎么打发日子？”

“读经。”龚定庵答说，“我持陀罗厄满四十九万卷了。”

“大功德。”归佩珊双手合十，“太夫人亦在冥冥中受福。”

“愿如所言。”龚定庵问道，“听说《绣余小草》刻出来了，怎么不赐寄一册？”

“刻得不好，所以不曾奉寄。”归佩珊笑道，“既承登门坐索，不容我不献丑了。”

说着，站起身来，进入西首一间；回出来时，手中持着一本磁青纸装裹的册子，正是她的诗词集《绣余小草》。

“请斧正。”

“不敢，不敢！”

龚定庵随手一翻，恰好就看到她跟他唱酬的那首《百字令》，后面附着他的原作：

扬帆十日，正天风吹绿江南万树，遥望灵岩山下气，识有仙才人住，一代词清，十年心折，闺阁无前古，兰霏玉映，风神消我尘土。

人生才命相妨，男儿女士，历历堪尽数。眼底云萍才合处，可道伤心羁旅。南国评花，西湖吊旧，东海趋庭去，红妆白也，逢人夸说亲睹。

他一面看旧作，一面想往事，那是嘉庆二十一年春天，他也是从杭州循运河到上海，去省视他的前一年由安徽徽州知府擢升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路经苏州，由友人介绍来访归佩珊，与她的夫婿李学璜秀才，所以说“东海趋庭去”。归佩珊的诗名，东南闺阁中数第一，有“女青莲”之号，他用杜甫赠李白的诗，“白也诗无敌”的故事，才有“红妆白也”的字样。

前面是归佩珊步韵的和作。题目是《答龚璠人公子即和原韵》：

萍踪巧合，感知音得见风前琼树，为语青青江上柳，好把兰桡留住。奇气擎云，清潭滚雪，怀抱空今古，缘深文字，青霞不隔泥土。更羨国士无双，名姝绝世，仙侣刘樊数。一面三生真有幸，不枉频年羁旅，绣幕论心，玉台问字，料理吾乡去。海东云起，十光五色争睹。

词中有两处小注，一处是在最后：“时尊甫备兵海上，公子以省觐过吴中”；另一处是在“名姝绝世”之下：“谓吉云夫人”，指龚定庵续弦的新夫人何吉云。

原来龚定庵的外祖父，便是乾嘉大儒段玉裁，江苏金坛人，做过两任知县，便归隐不仕。他功名虽只是个举人，而于书无所不读，得休宁戴东原的真传，尤精于音韵之学。龚定庵十二岁时，便由段玉裁教他《说文解字》；读书从彻头彻尾识字开始，是最扎实的工夫。龚定庵生来便有一双极灵的耳朵，一条极巧的舌头，偏又会有段玉裁这样一位外祖父，亲承其教，先天的资质加上后天的薰陶，使得他在语言上有任何人所不及的特长，每到一个陌生地方，只要住个几天，就通那里的方言，能听能说，倒像侨居了多少年似的。

他是二十一岁娶的亲，那年——嘉庆十七年，他的父亲龚丽正字暗斋，以礼部郎中充任军机章京，外放徽州知府；龚定庵随父母沿运河南

下，先到苏州省亲，段玉裁做主将他的孙女儿美贞，也就是龚定庵同岁的表妹，许配给他。在苏州成婚后，先回杭州，再循富春江入皖南，侍父任所。

下一年癸酉，是大比之年。龚定庵在上一科以监生的资格入北闱，却只中了一个“副榜”，其实与落第没有两样。因此，在这年四月间进京应顺天乡试；不道仍是名落孙山，怀念着已有喜信的爱妻，榜发第二天，便专程南归，哪知到了徽州，但见明镜尘封，香闺寂寂，美贞已经在七月里去世了。

问起来方知道误于庸医，哪里是有喜？是臃胀病；半年多的工夫，一直吃安胎药，药不对症，终于不治。

两年以后，也就是龚定庵初遇归佩珊的前一年，他续弦了，娶的是安庆何知府的孙女儿，闺名吉云，写得一手极好的簪花格。归佩珊说他们“国士无双，名姝绝世，仙侣刘樊数”，虽是恭维的话，但确也当得起这样的恭维。

“早就想见吉云夫人了。”归佩珊问，“不知几时得偿宿愿？”

“一开了年，我就要带她进京，一定让她登堂拜见大姑！”龚定庵问道，“有个馆地，你肯不肯屈就？”

“这几年懒得远游。多谢、多谢。”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有个女孩子，资质很不错；而且也不远。”

“喔，是在哪里？”

“嘉兴——”

归佩珊已无意于此，只为龚定庵很热心，不便太扫他的兴；所以听他谈了那家的情形后，只答一句：“请容我好好筹划一下，专函奉答。”

“嗯，嗯。”龚定庵知道她的心意了，不再殷勤敦劝；文字之交自然还是谈文字，“大姑，我最近得了一方明人的小砚，觉得只有请你品题最合适；而且也只有你来品题，才能令此砚增重。”

听得这一说，归佩珊大感兴趣，“我倒想不出，是怎么一方砚台，只有我来品题最合适？”她问，“莫非是马湘兰的画砚？”

“教坊女子岂可唐突‘女老师’。是叶小鸾的眉子砚。”

明末的叶小鸾是苏州附近的吴江人，姊妹三人都是才女，而以小鸾为最有名，七岁便能作对子；到得及笄之年，既美且慧，世家子弟求婚的，不知多少，最后选中了昆山张家。哪知临嫁前夕，突然香消玉殒，遗体遍身轻软，传说是“仙去”了。其时她的大姊叶宛宛，正在为幼妹作催妆诗，得知噩耗，哭妹过哀而卒。这一双姊妹花的故事，在苏州流传得很广；归佩珊有她们父亲叶绍袁所刻的“午梦堂十集”，其中便收有叶宛宛的《芳室轩遗集》与叶小鸾的《疏香阁遗集》。

“砚呢？”

“因为是眉子砚，所以我总随身带着。”

于是命书僮取来那枚一鸾纤纤新月样的眉子砚，正在欣赏谈论时，忽然门帘一掀，但见惊鸿照影似的，有一张脸一闪即没；龚定庵没有看清，归佩珊却开口在唤了。

“阿青，怎么不进来？”

“有客人在。”门外回答，竟是清脆的京腔。

“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你天天读人家词，怎么见了面倒要躲开？”

“啊！璫人公子！”阿青进来了，及笄之年，眉目如画，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充满了惊喜的光芒。

“这是我的邻居，姓顾，聪明极了。”归佩珊转脸喊道：“阿青，你见一见璫人公子！”

阿青含笑点头，随即双手按在左腰上，微微弯身，道一声：“万福！”

“不敢，不敢！”龚定庵抱拳答礼；随即问归佩珊，“顾小姐是在哪里见过我的词？”

“在我这里。”归佩珊答说，“你不是刻过一卷《红禅词》？”

那是前年夏天的事，龚定庵搜集历年所作的词，一共九十二首，选

了四十五首刻成集子，题名《红禅词》；刚刚印出来便逢母丧，无心再弄笔墨，词集亦只送了极少的几个朋友，不知道归佩珊却有一本。

“喔！”龚定庵说道，“其时适遭大故，心绪历碌，竟忘了寄一本请大姑指教。”

“指教可不敢当。倒是我要向你请教：其中大半是有本事的吧？”

《红禅词》十之八九，只标调名，不加题目，但其中情事宛然，当然是写实，所以归佩珊这样问他。

龚定庵不承认，也不否认，“少年绮语，何足深究？”他问，“顾小姐想来也是大姑的高足？”

“哪里，她天资过人，我亦没有什么好教她的。”

听得这一说，龚定庵大为惊异；刚转眼去看阿青时，她先开口了。

“李婶儿都说得我脸红了。璫人公子，你别听她的。”

“她的天资，真是了不起；光说见解就过人一等。璫人，你知道她最夸你的是哪一首？”

“哪一首？”

“那首《青玉案》。”归佩珊关照阿青，“你去把《红禅词》拿来。”

“不用拿，我记得。”阿青便即朗然吟道：

“韶光不怨匆匆去，只招怅年华误。目断游丝情一缕，断桥流水，夕阳飞絮，可是春归路？”

楼头尽日还凝伫，欲诉闲愁向谁？蕙渚花飞天又暮，醒时如醉；醉时如梦，梦也何曾作？”

“璫人，”归佩珊说，“你道她怎么说你这首词？她说你这首词，摆在《清真词》里面，谁也分辨不出来。”

这是将龚定庵比作北宋第一大家周邦彦，龚定庵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文字知己，胜如骨肉！”他站起身来向阿青兜头作了个揖。

这一下窘得阿青掀帘就走，归佩珊不由得笑了，“你也太认真了。”她说，“小姑娘脸皮薄。”接着便喊：“阿青，阿青！”却是毫无回音。

“说实话，我那一卷词，当得起轻灵婉约之称的，也只有这一首《青玉案》，居然让她看出来！慧眼、慧眼！”

“你收她做个女弟子如何？”

“不，不！我从不收门弟子；男弟子都不收，何况女弟子。我们杭州，从前出了个袁子才，现在又出了一个陈云伯，名为风雅，其俗入骨，我何能效他们的行径。而况，我就要进京了，亦无从教她什么。”

“那倒不要紧，她原是住在京里的。”

“怪不得一口京腔，看来从小生长在京？”

“一点不错。她家三代在京——”

原来阿青的祖父，在乾隆末年，不知以何因缘，入太医院当了个九品吏目，管理生药库；凡太医院、钦天监之类的衙门，官吏都是世袭的，阿青的父亲承袭父职，而且升了一级，变成八品吏目，同时也占了京城的宛平县籍。不过顾家并未忘本，老家仍在苏州；阿青这回是随她母亲来省视祖母；就快回京了。

“阿青还有个姊姊，那才真是惊才绝艳。可惜，当了人家的侧室。”

“何以有此？”龚定庵不免奇怪，“太医院八品吏目，大小也是朝廷命官，有女何至于为人做妾？”

“这个人是个贝勒。”

“喔，”龚定庵明白了，“那一定是侧福晋。旗人的侧福晋也是命妇，与汉人家的姨太太大不相同。”

这在归佩珊真是长了一番见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她想起一件事，正好当面向龚定庵求证：“璫人，听说你通满洲话？”

“是的，还有蒙古话。”龚定庵坦率地答说，“我少受两位外公之教，略通音韵，学这些话比他人容易受门。”

这道理容易理解，归佩珊所不解的是——“两位外公？”她问：“这话

怎么说？”

“喔，”龚定庵歉意地笑一笑，“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先外祖父的胞弟，玉立先生，字清标，号鹤台，我叫他‘二外公’，是个举人，他的韵学虽不及先外祖父，但当时教我这个小学生，自然绰绰有余。唉！”他突然叹息，低着头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凝望着小庭寒梅。

归佩珊不知他因何感触，及至侧面望去，只见他泪痕满面，更觉骇然，“璫人、璫人，”她急急问说，“何以忽然伤心？”

“噢！”龚定庵茫然地用衣袖去擦眼泪。

新缎子是硬的，哪里擦得干净。归佩珊便唤小娥绞了一把热手巾来；等他擦了脸，神色稍定，她才问说：“想来是想起那位清标先生了。”

“是的。前天我还梦见他。”

“原来作古了？”

“不！生而辱，益觉可悲。”龚定庵接下来念道：“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亲——”

“且慢，且慢！”归佩珊急忙拦阻，“小娥，取笔砚来。”

原来归佩珊是要把他的诗录下来，龚定庵便从头念起：

“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亲。自我慈母死，谁馈此翁贫？江关断消息，生死知无因，八十罹饥寒，虽生犹僇民。”

“是了。僇民可作罪人解，所以说此翁‘生而辱’。”这是归佩珊心中自语；说出口来的是：“璫人，原来你这副眼泪，一半是哭慈母？”

龚定庵点点头，又念：

“昨梦来哑哑，心肝何清真！翁自须发白，我如髻卅淳，梦中既觴之，而复留遮之，挽须搔爬之，磨墨掬擲之，呼灯而烛之，论文而

哗之，阿母在旁坐，连连呼叔耶——”

一句比一句念得快，直如水箭激石；归佩珊连连喊说：“慢，慢。”等他停下来，她一面念、一面写；一面写、一面想，十四五岁的顽皮少年，恃爱与须眉皆白的长亲，戏谑无礼的情状如见，但有一句不解：“‘磨墨揄挪之’，何谓？”

“那年，我二外公会试落第。”龚定庵说，“我磨了墨要请他写字，他开玩笑说：‘你就喝一年墨，肚子里不通还是不通。’我就挖苦他说：‘肚子里就通了，会试不中还是不中。’”

“这样揄挪，很伤老人的心吧？”

“不！他把功名看得很淡的。倒是我母亲着急，不断在说：‘二叔，二叔，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这就是所谓‘阿母在旁坐，连连呼叔耶’了。”归佩珊问道，“该结了吧？”

“是的。”龚定庵用短促的声调念道：

“今朝无风雪，我泪浩如雪；莫怪泪如雪，人生思幼日。”

念完，神情木然；细看时，又有泫然欲泪的模样；归佩珊急忙找句话问，转移他的伤感。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吧？”

“差不多。那年春闱，应该是戊辰年的事。”

戊辰丑未为会试的年份，归佩珊算了一下，那年她二十九岁，红颜未老，才名正盛，亦是一段黄金岁月，不由得感喟地说：“岂止幼日，往日皆可思。”

龚定庵没有想到会惹起她的感慨；再接下来伤逝悼亡，谈到李学璜说不定亦会流泪就太无谓了。



于是他说：“大姑，我要告辞了。是不是把这方眉子砚留在这里，等你闲了，从容品题？”

“不！一搁下来就不知哪一天才能了愿心了。不如此刻就动手。”

说着，她拿起那方形似竹叶，又似初三眉月的小砚，中间有一圈极细极清晰的螺纹，映光看去，水池微现红色，她不知道是什么讲究，但石质细腻，湿润如玉，确是一方上好的端砚。

摩挲片刻，得了一首七绝；自己提笔写道：

螺子轻研玉样温，摩挲中有古今魂，一泓暖泻桃花水，洗出当年旧黛痕。

“献丑，献丑！”归佩珊将诗稿递了给龚定庵说，“做得不好，不必上石了。”

题砚的诗，应该刻在砚石或砚盒上；她这样说，听似谦虚，其实正是提醒龚定庵别忘了上石。

“大姑，”龚定庵说，“我倒想起一个人，顺便打听一下，顾二娘可有传人？”

“你是说会制砚的顾二娘？只怕没有传人。‘一寸干将割紫泥’——”归佩珊起身到书架上去捡书，“我记得《随园诗话》提到过她。”

“不必找《随园诗话》，袁子才的话靠不住。”龚定庵将她记不起来的那首诗念了出来：“‘一寸干将割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这是黄莘田的诗。”

“原来是黄莘田的诗。等我来看看。”

黄莘田单名任，福建人，生于康熙，歿于乾隆，生有砚癖，自号“十砚老人”，他的诗集题名《香草斋集》；归佩珊在第二卷中找到了这首诗，诗下有注：“余此石出入怀袖将十年，今春携入吴；吴门顾二娘见而悦焉，为制斯砚，余喜其艺之精而感其意之笃，为诗以赠，并勒于砚阴，俾后之